

【踏莎行·中秋】

冯晓光

月色澄圆，蟾宫邈远，心期莫念光华满。
琼楼玉宇影模糊，音书未寄流云断。
古酿香绵，诗情偃蹇，胸中垒块须浇浣。
今宵买醉桂花醇，浅盅更待深杯换。

【踏莎行·中秋】

王作民

篱下花魂，天边雁影，小窗寂寂清光冷。
新来人倦懒翻书，断篇残稿灯前静。
非为新愁，无关酒病，疲羸萃确交相应。
闲居不必叹时艰，奈何醉者呼难醒。

【踏莎行·中秋】

唐云来

桂子初成，藕花犹放，婵娟千里人皆仰。
每逢佳节倍思亲，高楼独上开轩敞。
天上团圞，床前怅惘，金风玉露无心赏。
暮云收尽益清寒，空搔白发三千丈！

【踏莎行·中秋】

李伯戎

驹隙尘飞，苍颜窈露，蜀中几近迷离处。
桂花香郁酒频频，老翁径上青城去。
秋日骄阳，铜龟云炷，不堪回首投标路。
银钩钩我甚区区，酒家且挽嫦娥住。

【踏莎行·中秋】

陈启智

点点繁星，柔柔朗月，长空今夜尤澄澈。
遥看似有广寒宫，素娥玉兔俱幽洁。
暑热潜形，秋风逐叶，清凉入酒添欣悦。
劝君莫错过光阴，身临晚境浑如玦。

【踏莎行·中秋】

赵文跃

桂影朦胧，星河汗漫，千江水镜千江揽。
冰心脉脉对虚空，霓裳曳曳飞圆满。
魂梦牵肠，蟾光在眼，秋风又把琼帘卷。
相离万里共清寒，分明月近人间远。

【踏莎行·中秋】

赵连珠

大月分秋，西风吟露，雁声嘹唳愁归去。
菊花时节忆东篱，武陵源上红尘暮。
镜里衰颜，醉边残赋，当时若许欢情驻。
从知帘外渐膏腾，一河楼影灯无数。

【踏莎行·中秋】

王蛰堪

酒客吟怀，幽思朗抱，一规冰玉添词草。
广寒惹梦吊清虚，乾坤不信长颠倒。
桂魄方晖，团圞正好，残云早被西风扫。
孤窗举盞祝蟾宫，从今莫把离人照。

【踏莎行·中秋】

臧克琪

金菊迷烟，碧梧转露，栏干十二秋云暮。
拖筇恰在酒醒时，欲寻灯火阑珊处。
梦绕西园，愁生南浦，亦曾望断天涯路。
中秋又见月华明，可怜独上高楼去。

【踏莎行·中秋】

沈金毓

曲遏云帆，墨芬几案，谁张锦宴盟鸥款。
争言早闻斧斤声，隔空匠影依稀见。
桂馥当珍，婆娑须剪，今呈诗酒催眉展。
应怜叶已报萧萧，莫忘佳节晶帘卷。

【踏莎行·中秋】

刘存发

玉魄中天，浮云无际，晴空万里明于洗。
一年好景正今宵，素晖照我飞蟾桂。
西陆思归，东篱渐翠，三秋半去如流水。
阴晴圆缺几多愁，把盏莫问来朝事。

【踏莎行·中秋】

刘存发

星斗凝眸，银河渡浅，一轮皓月飞霄汉。
花间小酌寄深情，婆娑桂影闲中看。
秋色平分，重阳尚远，浮生莫叹良宵短。
盈亏有序自风流，广寒宫冷谁相伴？

月光饼

文/琦君

月光饼也许是我故乡特有的一种月饼。

每到中秋，家家户户及商店，都用红丝带穿了一个比脸盆还大的月光饼，挂在屋檐下。廊前摆上糖果，点起香烛，和天空的一轮明月相映成趣。

我有一个比我只大两岁的表姑，她时常在我家过中秋节，她也喜欢吃月光饼。有一次，她拿了三张五彩画纸要跟我换一个饼，我要她五张，她不肯，两个人就吵起来。她的脸很大很扁，面颊上还长了不少雀斑。我指着她的脸说：“你还吃月光饼！再吃，脸长得更大更扁，雀斑就跟饼上的芝麻那么多了。”这句话真伤了她的心，就掩面哭泣起来，把一叠画纸撕成片片地扔掉，我也把月光饼扔在地上，用脚一踩踩得粉碎，心里不免又心疼又后悔，也就哇的一声哭起来，母亲走来狠狠地训了我一顿，又捧了个刚烤好的月光饼给表姑，表姑抹去眼泪，看看饼，抬眼望着母亲问道：“表嫂，你说我脸上的雀斑长大以后会好吗？”母亲抚着她的肩说：“你放心吧！女大十八变，变张观音面，你越大，雀斑就越隐下去了。”母亲又笑笑说：“你多拜拜月亮菩萨，保佑你长得美丽，月光饼供过月亮，吃了也会使你长漂亮的。”表姑半信半疑地摸着月光饼面上的芝麻，和我两个人呆愣愣地对望了好一会儿，她忽然掰下半个饼递给我说：“我们分吧！我跟你要好。”我看看地上撕碎下的画纸与踩烂的饼屑，感谢万分地接过饼，跟表姑手牵手悄悄地去后院，恭恭敬敬地向天上的月亮拜三拜，我们都希望自己长大了都有一张观音面。

表姑长大后，脸上的雀斑不但没有隐去，反而更多了。可是婚后夫妻极为恩爱，她生的两个女儿，都出落得玫瑰花儿似的。我们见面时谈起幼年抢月光饼和拜月亮的事情，她笑笑说：“月亮菩萨还是听我的祷告的。我自己脸上的雀斑虽然越来越多，而她却保佑我有一对美丽的女孩子。”台湾是产糖的地方，各种馅儿的月饼，做的比大陆更腻口，想起家乡的月光饼，那又香又脆的味儿好像还在嘴角边呢！

中秋节，一年又一年，来了又过去，什么时候回家吃月光饼呢！（节选）

最美不过是中秋

文/老舍



摄影 赵祥生

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得均匀。没有冬季从蒙古吹来的黄风，也没有伏天里挟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各色的霞帔。

在太平年月，街上的高摊与地摊，和果店里，都陈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各种各样的葡萄，各种各样的梨，各种各样的苹果，已经叫人够看够闻够吃的

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好闻好吃的北平特有的葫芦形的大枣，清香甜脆的小白梨，像花红那样大的白海棠，还有只供闻香儿的海棠木瓜，与通体有金星的香槟子，再配上为拜月用的，贴着金纸条的枕形西瓜，与黄的红的鸡冠花，可就使人顾不得只去享口福，而是已经辨不清哪一种香味更好闻，哪一种颜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

那些水果，无论是在店里或摊子上，又都摆列得那么好看，果皮上的白霜一点也没蹭掉，而都被摆成放着香气的立体的图案画，使人感到那些果贩都

是些艺术家，他们会使美的东西更美一些。况且，他们还会唱呢！他们精心地把摊子摆好，而后用清脆的嗓音唱出有腔调的“果赞”：“唉——一毛钱儿来耶，你就挑一堆我的小白梨儿，皮儿又嫩，水儿又甜，没有一个虫眼儿，我的小嫩白梨儿耶！”歌声在香气中颤动，给苹果葡萄的静丽配上音乐，使人们的脚步放慢，听着看着嗅着北平之秋的美丽。

同时，良乡的肥大的栗子，裹着细沙与糖蜜在路旁喇啦喇啦地炒着，连锅下的柴烟也是香的。

（节选）

蟹是至味

文/丰子恺

到了七夕、七月半、中秋、重阳等节候上，缸里的蟹就满了，那时我们都有得吃，而且每人得吃一大只，或一只半。

尤其是中秋一天，兴致更浓。在深黄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

更深夜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此外只有一个供差使的红英坐在旁边。

谈笑，看月，他们——父亲和诸姊——直到月落时光，我则半途睡去，与父亲和诸姊不分而散。

这原是为了父亲嗜蟹，以吃蟹为中心而举行的。

故这种夜宴，不仅限于中秋，有蟹的节季里的月夜，无端也要举行数次。不过不是良辰佳节，我们少吃一点，有时两人分吃一只。

我们都学父亲，剥得很精细，剥

出来的肉不是立刻吃的，都积受在蟹斗里，剥完之后，放一点姜醋，拌一拌，就作为下饭的菜，此外没有别的菜了。

因为父亲吃菜是很省的，且他说蟹是至味。吃蟹时混吃别的菜肴，是乏味的。

我们也学他，半蟹斗的蟹肉，过两碗饭还有余，就只得父亲的称赞，又可以白口吃下余多的蟹肉，所以大家都勉励节省。

现在回想那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是好！自父亲死了以后，我不曾再尝这种好滋味。

（节选）

